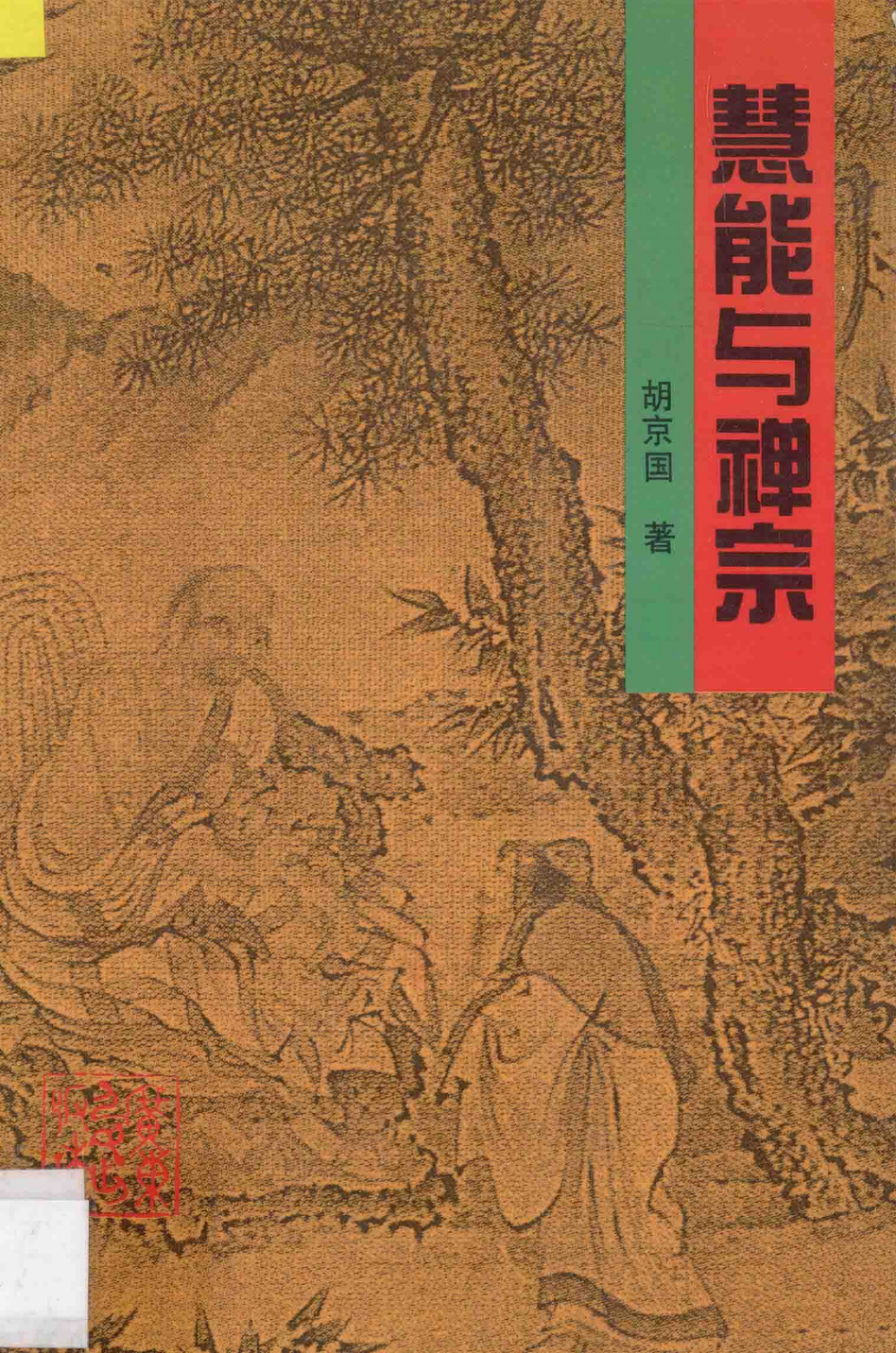


慧能与神宗

胡京国 著



慧能与禅宗

胡京国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健行 戴 和

封面设计：陈钧生

责任技编：黎碧霞

慧能与禅宗

胡京国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厂址：番禺市市桥镇环城西路工农大街45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30,000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8-02427-0/K·558

定价：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言

佛教是外来宗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得以在中华大地扎根、开花、结果。特别是隋唐佛学，作为一个时代思潮的标志，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隋唐佛学所以能显示出一代思潮，并非自然形成。自佛教东传以来，数百年间，经过中外多位高僧、学者的共同努力，从引进、译注到讨论、研究，使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在矛盾互补中逐步得到融合，终于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诸宗派。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各个宗派纷起并立。其中重要的有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唯识宗创始人玄奘曾到印度去求法取经，是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名高僧。由于他从印度搬回烦琐的经院哲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加上把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五种种性说”带回中土，将相当一部分人拒于佛门之外。这种没有群众基础的宗派，只在中国风行三十多年，便日趋衰落。这里说明外来宗教如不与本地群情相结合，在传播上是难以持久的。

天台宗创始人是隋代的智顗。随着隋王朝政治上的统一，天台宗以“性具善恶”的佛性理论和“止观并重”的修行方法，从而改变佛性至善的传统观点和南义北禅的分裂局面。天台宗不依经教精神，使它受到改变了印度佛教本来面目的责备，但它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佛教宗派却作出了贡献。

华严宗为唐代法藏所创立，它的特点是兼收并蓄、融汇各家。

既远承地论、摄论诸师的学说，又吸收天台、唯识二宗理论思辨的成分。华严宗承认一切众生，本来都具有如来圆满性德，由于迷悟不同，故有众生与佛的差别，如能体悟圆融无碍的道理，便可成佛。这与禅宗有相通之处。

以上讲到唯识、天台、华严三宗派，创始人玄奘、智顗、法藏都是有名的高僧，自身文化根底比较深厚，并且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赏识，颇有点官方佛学的意味。其中除唯识宗比较固守印度佛学原典的教义外，天台、华严宗都有点逐步走向中国化的趋势，而这方面真正做到成功的则是禅宗。

在印度的佛教宗派中并无禅宗一派，但作为修行的禅法却早已出现。至于作为佛教宗派的禅宗在中国如何形成和发展，在学术界还认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东土的传法世系，一般以西来中国的菩提达摩为初祖，慧可为二世，僧粲为三世，道信为四世，弘忍为五世。有的学者认为弘忍以前的四世文献资料残缺不全，而弘忍继承了道信的禅法，经过发扬和改进，奠定了后来南北各流派的基础。据此有些学者提出：中国禅宗并非创始于达摩，也非创始于慧能，而是初创于道信，完成于弘忍。在黄梅双峰山开创的“东山法门”，标志着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最后一个新宗派的历史形成。

不过对这个问题，亦有学者着眼于弘忍以后分化为南北二宗及其发展的历史事实。指出北宗神秀的主要思想是“拂尘看净，方便通经”，强调经教，力主渐修，在晚唐之后却日趋衰落。南宗慧能的主要思想是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和解脱不离世间。由于慧能对传统的禅学进行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慧能虽然名义上是禅宗六祖，实际上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因为人们通常所说的禅宗，多指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故从这个角度肯定慧能在禅宗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南派禅宗的思想特点，主张直指心源，不立文字，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也可以发现清净本性，只要能做到“无著”、“无念”、“明心见性”，就可以顿悟成佛。这种“道由心悟”的思想，自是把唯心论推到极致，这里纯粹强调的是人的主观精神作用。但这样一来，南宗不重视经典教化，也不用坐禅修行，甚至呵佛骂祖，无视教主的无上权威，也无需仰慕西方佛国的极乐世界。作为一种宗教来说，没有对至上神的信仰，成佛作圣可以自作主张。这种思想解放是对宗教改革还是背叛？能否认为这是近似无神论的宗教？这些问题我认为仍可以探索。

不过我也认为，南宗对佛教的改革，强调发挥人的主观精神作用，以觉悟众生本有之佛性为目的，在实质上并不违反佛家的教义。佛教本旨是提倡慈悲平等、导人向善、普度众生。如果认为有些人没有佛性而拒之门外，所谓佛门广大，只能接纳几位高僧。佛教就不能走向社会化和世俗化，也就失去作为信徒来源的群众基础。另外通过主体性修行，承认人皆可以成佛，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也是合拍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儒家圣人只是供人学习的榜样，而能否成为圣人则靠自己，圣人不能给以恩赐。自是儒佛两家，对众生的作圣成佛，可以起到互相激励的作用，各自奔向所认定的崇高人生目标。

以上概述我想说明一点，当外来宗教和思想文化传入中国，我们应当如何对应的问题。看来一成不变的照搬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即要经过改革和调合，做到能为我所用，这样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慧能改革佛教就是一个例子。胡京国先生所写《慧能与禅宗》这部著作，就是用这个例子，通过对六祖慧能其人，南宗的经典《坛经》和禅宗演变的历史，分别来论证这个问题。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佛经原著，还专门对《坛经·法海本》作了今译。《坛经》据说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施法，由其传法弟子法海等人将慧能所讲内容记录下来集记而成。这是由中国佛教徒编录唯一称之为“经”的佛教经典，是研究慧能及

南宗教义的重要著作。

胡京国先生对慧能和禅宗作过多年研究，对佛教胜义有深入的理解。但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只在专业人士范围内传播是不够的，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就要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胡先生这部著作的特点就是能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般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就可以从中得到收益。至于本书内容，作者自会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多说。当前我们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部著作应当值得一看，至于效应如何，就有待读者的评判了。是为序。

李锦全

1996年8月1日于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

前 言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至唐朝初年，属于传播与融会时期。由于所传授的经典理论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宗派。早期禅宗是其中一派，仍属于印度佛教，是一种还未脱胎换骨的外来文化。只有到唐中期以后，由慧能所创立的禅宗开始，佛教才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慧能，是佛教中国化的倡导者，由他所创立的禅宗，自中唐以后，逐渐占据了在中国佛教的统治地位，并在晚唐到北宋初年，达到鼎盛。慧能的思想，是佛教改革者的思想。他主张佛出自性，反对外求成佛；主张佛性平等，反对布施求佛；主张经为我用，反对死背经文；主张契合顿悟，反对长久坐禅；主张简易修行，反对烦琐仪式。其目的，是希望通过简单而迅速的途径实现成佛的愿望。由他所讲述和由法海所集记的《坛经》，始终贯彻了这些思想。由于他的努力，使佛教摆脱了义学的束缚，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亦使禅宗成为中国特有的佛教。

印度佛教，和其他外来文化思想一样，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只有和中国原有的文化思想结合，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佛教思想，从其内容来说，它是净化人性的，从而解决人们心理上的种种烦恼。禅宗理论，更具众生皆可成佛，人人皆有佛性的特色，故能迎合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从其本质来说，它是消极的，更能满足破产农民和小生产者处于绝望时的要求，成为他们的精神依托和精神麻醉剂，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会利用它。从客观作用上说，它对社会秩序起着一定的稳定作用，对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作

过一定的贡献，对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本书所叙述的，仅仅是禅宗佛教的部分，没有涉及其他宗派。由于时代久远，资料不足，及本人的肤浅学识，叙述必定很不充实和完整，有错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正。

作 者

1996 年

目 录

一、慧能传略	(1)
二、禅宗发展概要	(9)
(一) 五代习禅祖师	(9)
(二) 慧能创立禅宗教派	(18)
(三) 禅门五宗立说风格	(26)
(四) 禅宗历代师承关系表	(47)
(五) 禅宗末流	(53)
三、《坛经》介评	(66)
(一) 《坛经》演化过程	(66)
(二) 《坛经》佛学渊源	(73)
(三) 慧能对《金刚经》的运用和改造	(79)
(四) “真如缘起”的佛性理论	(86)
(五) “二相相因”的传教方法	(94)
(六) “直指人心”的顿悟法门	(98)
四、《坛经·法海本》今译	(105)
五、附录	(166)
附录一：曹溪南华寺	(166)
附录二：现存禅宗名胜古迹	(169)
六、注释	(180)
七、参考书目	(185)

一、慧能传略^{〔1〕}

慧能，卢姓，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83）二月八日。父行瑫，籍贯范阳（今河北大兴、宛平一带），曾任官职，后被贬岭南，再转迁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于新州娶李氏为妻，成为新州百姓。慧能三岁时，父亲去世，由母守志鞠养。当时，家境艰难，靠打猎砍柴度日，无钱供读诗书，是大字不识的文盲。由于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尝人间饥寒，对百姓苦楚及自家孤寡人生深有体会，对解救黎民百姓颇有愿望。又由于当时初唐社会，升平安定，佛教已广泛传播，慧能认为，只有从精神的解脱上去挽救苍生更为现实，所以便有意向佛。

在他二十四岁那年^{〔2〕}，忽一天见买柴客念《金刚经》^{〔3〕}，一听心明便悟，问客人：“请问客官，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带有这本经典？”客人答：“我是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来的，在那里参拜五祖弘忍和尚学佛，现今那里有门人一千多。我在那里听弘忍大师劝教俗人和门徒，只要持读《金刚经》一卷，便得见性，直了成佛。”因慧能早有心性，此时正遇机缘，便决心前往参拜。他回家安顿老母生活，即辞亲起程。不知行了多少日子便到曹溪^{〔4〕}，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刘志略有姑出家，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慧能白天与刘志略一起耕作，晚上即听诵经。有一次无尽藏叫慧能读经，慧能说：“我不识字。”尼姑说：“既然不识字，怎样识解经义呢？”慧能说：“佛经理义，与识字无关；我能够解释，不识字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于是，便解起经文来。众人听见，都惊叹地说：“有这么好的见解，真是天机自悟了，不是他人可比的。

你现应出家，就住在我们这里的宝林寺吧。”慧能就留在寺里修道。过了三年，慧能听说乐昌县西石窟有个远禅师，便前往学坐禅。由于不识字，未能摸读经论，自觉无为，空坐无益。一天，禅师对慧能说：“久闻蕲州黄梅山忍禅师开东山法门，你何不前往修学呢？”于是，慧能跋涉河山，不畏虎狼，孤然自行，终到东山。

经门人引见，弘忍和尚问慧能：“你是何方人？来此山礼拜我，想向我求什么？”慧能答：“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远道而来礼拜和尚，不求什么，只求成佛。”弘忍严肃又带责备地说：“你是岭南人，又是野蛮猎户，怎能成佛？”^[5]慧能回答说：“人分有南北，而佛性即无分南北，南方人的身与和尚的身不同，但佛性有什么差别！”弘忍见慧能非同凡俗，暗自喜欢，想多与议论，但见左右人多，不便多言，打发慧能随众作务，就叫一行者带慧能到碓房，踏碓碾米达八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慧能一边做碓米等粗重工夫，一边旁听弘忍大师说经，从中领悟真谛。而寺中同伴常讥笑他，看他不起，但他不以为然，一心念佛，任人轻薄。他自嫌身轻，便绑一石在腰间，增加踏碓重量，久而久之，损伤了腰和脚。有一天，弘忍把门徒统统叫来，人到齐后，说：“我告诉你们，世间之人，当以追求解脱、超脱生死为本份大事，而你们这些门徒，终日供养佛、法、僧，是为求来生得福，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你们如果迷失自性，即使求得福田，又如何救你们出生死、得解脱呢？你们统统回到自己房间，认真思考，如果是有智慧的，就应体认本来具有的智慧，各人作一佛诗呈交给我。我看谁写的诗能领悟佛性的，便传授衣法，禀为第六代祖。大家尽快作来！”

各人领得弘忍旨意，各自回房，互相议论：我们这些人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作诗呈送和尚，人家神秀上座是讲授佛经的教师，比我们强多了，此衣法必是他得，我辈何必枉费心机，自讨无趣呢？众人尽皆息心，都不敢作诗上送。当时，弘忍大师的堂前有

三间房廊，本想用来画楞伽经中的故事画，并画五代传授衣法的纪念画的，以便流行后代，作为印记。画画人卢珍也看准了壁，准备明日动手。当时，上座神秀^[6]想：各人都不上呈诗句，只因我是讲授教师。如果我又不呈诗句，五祖怎样知我心中对佛理深浅的见解呢？又想：如果我将诗句上呈五祖，得五祖理解，以为目的是为求法，那便是善事，相反，如果五祖以为我想夺祖位，那便是万恶的事了，这同以凡愚之心夺取“圣位”不是同等罪恶吗？然而，若不呈交诗句，始终是无法得到衣法的。神秀想了很久，觉得难办！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深夜三更，偷偷摸摸地不让人见着，就在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诗句，以表求衣法之心，又想：如果五祖明日见诗句而欢喜的话，便出见和尚，表明是作；如果和尚说此作不好，则算我迷而未悟，学业障目重重，未能得法，圣意难测了。此作可免和尚怀疑。考虑妥当，便于三更时分，在南廊下中间壁上，借烛光作好诗句，无人知晓。诗句如此：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神秀题作完毕，回归卧房，并无人见着。第二天，五祖叫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相图，忽见壁上有诗句，读罢，对卢供奉说：“弘忍给你钱三十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画了。《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下此诗句，供迷人读诵。按诗句所说去修行，就不会堕到地狱、饿鬼、旁生三恶之道，对依诗修行的人，是大有裨益的。”大师呼叫门人尽来，焚香诗前，叫众人看诗句，大众便生起尊敬之心。大师说：“你们都来诵读此诗，能领悟此诗意者，方称得见性；依诗句所讲去修行，便不会堕落的。”门人尽皆敬诵，尽生尊敬之心，都讲善哉！事完，五祖叫神秀入堂内，问：“是你作的诗句吗？如果是你作的，理应得到传法。”神秀说：“罪过！实在是我作的。我不敢苛求承祖，愿和尚慈悲，看

看弟子是否有小智慧，识大意？”

五祖说：“你所作的诗句，未达佛性，只到门前，还未入内。凡夫俗子依你所作的诗句去修行，就不会堕落；但就此见解，若要真正寻得无上菩提，还未可得到。要入得门内，才能见自本性。你且回去，再思考一两天，再作一诗句来呈我，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衣法给你。”神秀苦思几日，作不出来。就在此时，有一童子由碓房边走过，大声诵壁上诗句，慧能一听，知道还未见性，而自己虽未蒙教授，但已早识大意。就问那童子：“刚才你所诵的是谁人诗句？”童子回答说：“你不知大师所讲的那‘生死事大’的事吗？若要得传衣法，各人作一诗句呈上，能悟大意的人，即付衣法，禀为六代祖师。那上座神秀，在南廊下作‘无相偈’^{〔7〕}一首，五祖叫各门人都诵读，领悟此偈真意的人，即能见自性，按偈修行，即得出离苦海。”

慧能回答说：“我在这里踏碓八个多月，从未到过堂前，请你引我到南廊下，也拜诵那偈，并愿按偈修行，得来生缘分，愿生于佛地。”那童子就引慧能到南廊下，慧能见偈即拜，但因不识字，请一个人读给他听，听完，就知道其中大意。慧能亦要作一偈，便请一个解书人^{〔8〕}在西壁上另作一偈，以呈自心见解。他想：不识佛性，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慧能诵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

寺院里的和尚们见到慧能作偈，尽都感到奇怪。慧能作偈后就回到碓房。

五祖见到慧能的诗句，即知其已识大意，但不露于色，怕众人察知，就对大家说：“这偈也未得本性。”待到半夜三更，暗暗叫慧能入内堂，说：“初见你时，讲你是岭南人，佛性无分南北，是谁教你的？”慧能答：“佛性无偏袒，和尚与我都一样没有分别，

甚至一切众生尽皆相同，也无差别，只是根缘不同有显有隐罢了。”弘忍再问：“佛性没有形状，怎么说有显有隐呢？”慧能答：“佛性虽然无形，悟了就会显，迷了就会隐。”

五祖又对慧能说：“从前如来把极为深奥的般若波罗密法付给摩诃迦叶，迦叶又传给阿难，阿难传给商那和修，和修传给优波鞠多，以后又辗转相传，经西方二十八祖，传至菩提达摩，汉土为初祖。后来达摩传给慧可，可传给僧璨，璨传给道信，信传给我。我现在将要去世，衣法就传给你，你可守护，不要断绝。”

慧能说：“我是南方人，哪能传授佛衣？这寺院里大有龙象的人在。”弘忍说：“这里虽多龙象的人，我尽知他们的学问深浅，实如兔似马，不能传法。”慧能便顶戴接受衣法。五祖又说：“你为第六代祖，衣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你应当自悟。”后五祖向慧能说《金刚经》，慧能一听，便能悟出本性。

五祖又说：“慧能呀，自古传法，命如悬丝，你如果还住此地，有遭人害，你立即离开，我送你一程。”当晚送慧能到蕲州九江驿。五祖说：“你去吧，努力将佛法传播南方，在三年之内不要显现此法，到灾难过去之后，再行弘法。要善于诱发着迷的人，使他们心开悟解，那么，他们的悟境就同你一样没有差别了。”慧能告别五祖，立即奔向南方。

慧能行了两个多月，到达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大庾岭，不知道后面有几百人来追^[9]。其中有一僧人，姓陈名慧顺^[10]，出家前是三品将军。此人性行粗恶，很快追至岭上，追及慧能。慧能见来人凶猛，粗野力大，自己又腰脚有疾，当然没有力气与慧顺周旋，只好无奈把衣钵送给慧顺。谁知出乎慧能意料，他不肯收，说：“我追来此地，不是为了衣钵，而是为了求法。不知五祖和尚传衣法给你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我愿意接受你的指教。”于是，慧能就在岭上向慧顺传授密语。慧顺受教后对慧能说：“你快走！快走！后面还有很多人追来。”慧能继续南行。

第二天早上，果然有数百人追到，会见慧顺。慧顺对追赶者说：“我先追赶到这里，不见有慧能，问过南行的人，又说没有见到。我想慧能有脚痛，不会行得这么快，想必还没有来到。大家向北回头去找吧。”这是慧能得衣法后遇到的第一次劫难。慧能不知行了多少天，眼看就要到达曹溪，但恐怕有人停于曹溪拦截，就改道向西南行，到达四会、怀集两县交界的地方。这里是他当年经常打猎出没的地方，在此避难，定无人知晓。从此，他就与猎户们生活在一起了。

这样一住就是五年^[11]。到唐仪凤元年（676）初，才到广州制旨寺^[12]。初时，还不敢暴露身份，以行者身份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一天夜晚，有几个和尚在议论风幡，其一和尚说：“幡是无情之物，因风而动。”另一和尚说：“风和幡都是无情之物，如何得动？”第三个和尚说：“是因缘和合的缘故，两者一齐动。”第四个和尚说：“幡是不动，风自动耳。”慧能在旁，大声说：“幡不动，风亦不动，是人心在动耳。”

此时，印宗法师在廊下经过，隔壁听见。第二天，上堂讲经完毕，问大家：“昨晚议论风幡时，最后讲话的是谁？我想，这个人一定是禀承极好的师父。”众人中有人回答说：“是新州卢行者。”法师说：“请行者到房中谈谈。”入房后，法师问：“你曾拜谁人为师？”慧能回答说：“拜蕲州东山弘忍大师。”法师又问：“忍大师临终时说过，佛法向南，莫非禀承者就是你吗？”慧能答：“是的。”印宗法师又说：“既然是你，应有传法袈裟，请出示给我看看。”

慧能展示袈裟，印宗看完，便以重礼敬拜，心中大喜，叹声说：“什么时候我们南方有这样的无上法宝呀！”又说：“弘忍大师嘱咐你时，有什么言语指教呢？”慧能回答说：“没有什么传授，只是论及见性，并不多论禅定解脱。”随后就对“见性”谈论一番。印宗听后，合掌虔拜慧能为师。

第二天讲经完后，印宗法师对听众说：“我印宗身是凡夫，今

天有幸，没想到各位中有法身菩萨。我和大家所讲的《涅槃经》，好似瓦砾一样，而昨晚请卢行者所讲的却如玉似金。你们信不信呢？这位卢行者就是东山弘忍大师传法的人。如果各位执意不信，可请行者展示袈裟给大家看看。”各人见到袈裟，顶礼相拜，真正信了。当年二月八日，正是慧能三十八岁生日，印宗法师为慧能落发受戒。参与授戒的和尚有智光律师、惠静律师、道德律师。这三位律师后来都随慧能到曹溪学道。参与证戒的和尚有耆多罗律师和密多三藏二人。慧能受戒不久，印宗法师问：“大师打算在什么地方长住下去呢？”慧能说：“韶州曲江县南五十里曹溪村附近的宝林寺。”随后印宗法师会僧俗三千多人，送慧能大师返回曹溪。

慧能和一千多送行者回到曹溪宝林寺，看见佛堂和住所破烂狭窄，到处是水塘，低凹潮湿，无法容身，要扩大地盘，就去同乡里商量。慧能求见乡民陈亚仙说：“老僧想向施主求得坐卧之地，不知施主是否答应？”陈亚仙回答说：“和尚想要几宽呢？”慧能把要求告诉陈亚仙，亚仙答应，但说：“我有祖坟在和尚所划范围之内，以后建塔，希望保存。我当尽力施舍，让你们建好寺院。然而，这里是生龙白象之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望保持地方风水环境。”以后营建寺院，都按陈亚仙的要求去做。

慧能得到乡人支持，按照境内山水地形，建成兰若十三所，名曰花果院，在寺门之旁。而宝林道场，早已有之。宝林梵寺在梁天监三年，已由当时的韶州牧侯敬中建成，经过修建，宝林寺焕然一新。

此后，慧能在寺中施法演法，达三十五年之久。期间，唐政府曾两次诏慧能入京传法，都遭拒绝。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则天旨，宣诏慧能带上衣钵北上长安，慧能辞却。后武则天诏，赠送水晶钵盂一只，袈裟一件，钱三百贯，和其他物品给慧能。又神龙元年（705）唐中宗下旨，敕迎慧能入京，曰：“朕虔诚慕道，谒仰禅门，召诸州名山禅师，集内道场供养，安、秀二德，最为